



何启治散文

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

袖珍典藏本

贾平凹 主编

袖珍典藏本

何启治散文

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

贾平凹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启治散文/何启治著 . -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

(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

ISBN 7-5080-1818-4

I . 何… II . 何…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6994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 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 印刷

787×960 1/32 开本 6.25 印张 90 千字 插页 2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8.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美丽的选择（代序）

美丽的人生缘于美丽的选择。

我们曾经不幸地生活在个人少有选择权利的年代。改革开放大大地改变了一切，包括把自由选择的权利还给每一个人。实际上，除了出生时间、性别、民族（种族）和父母以外，一切都是可以选择的，朋友，爱人，职业，岗位，甚至国籍都可以自由选择。问题在于：你选择他（它），他（它）也要选择你：你要为你的选择付出必要的代价，你要为达到你的目的作出扎扎实实的努力。

现在，我们中国的经济已向奔往小康的市场经济过渡，我们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在许多方面逐渐和世界接轨。在这种大背景

下，人们有了更多的新观念和在就业上有了更多的选择自由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坚持“二为”大方向和遵纪守法的大前提下，只要你有能耐，从政、从军、从商、从教、从工、从农、从文乃至科研、技术等等，应该说是每个人的自由。“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哪一行都可以做得很出色，干得很辉煌。而我，却偏偏选择了文学编辑这一行，而且是终身的选择。

不久前，新闻出版署的一位领导在一个会议上宣布我退休的同时表示了他的惊讶：原来何启治是个有近四十年编龄的老编辑，而且是从1959年离开学校就一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一个单位工作了一辈子的老编辑！

是的，我的文学编辑生涯确实相当简单，简单到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1959年夏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并于当年9月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现在仍在人文社主办的《当代》杂志的编辑岗位上工作。

近四十年来，我的编辑生涯中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甚至有点奇特的经历可以一提：先后下放河北丰润县农村锻炼（1960年），参加中

宣部组织的文化工作队山西队（1964年），到上海原荣氏某申新纱厂粗纱间当“临时工”（1964年），为中国作协赴大庆慰问团最年轻的团员（1965年），是王杰生前所在部队的“战士”（1966年）；1974—1976年，作为当时中央出版系统派出的唯一的援藏教师，还曾不甘寂寞地筹办并主编过西藏格尔木中学的文学性校刊《红柳》；1976年10月至1980年底，参加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编辑工作，又一次接受鲁迅精神的熏陶，感受鲁迅的博大精深；1989—1990年，离别妻儿到美国探亲，在纽约的华人餐馆和华人衣厂有过一段意想不到的打工生涯。我在政治上自以为白璧无瑕，却在1958年成了全年级的“白旗”，第一次迎来了满墙大字报和侮辱性漫画的批判；1970年成了所谓“5.16”分子，一度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挫折和委屈似乎使我更清醒也更多了一些智慧。

在漫长的人生历程中，我有两次面临重要的抉择。

第一次，是在“五七干校”后期（1972年？），我可以选择去大学教书，却终于还是选

择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73年夏回到人文社小说组工作。这是从教还是从文的选择。

第二次，是1990年在美国。我可以留下来，肯定会衣食无忧，家人、子女将来跟着我移民也当不成问题。但这一来，我将面对终生的精神痛苦和灵魂的拷问。我最终还是在一年探亲假满之前选择了回国重操旧业——依然做我喜欢做的文学编辑工作。这可是去出国还是回来继续报效祖国的选择。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问过一些朋友，问过一些知名人士：迄今为止，你此生感到比较得意或比较满意的事情是什么？用同样的问题来问自己，我这个离开学校就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终身职业编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此生比较满意的就是做了自己比较有兴趣，又是比较有价值的文学编辑工作。

我把对祖国的深情体现在对职业的选择上。

人应该谦虚，但在敬业精神、热爱人文社、《当代》杂志这一点上，我可以不必说矫情的、过谦的话。我也曾经多次在私下里或公开的场合对我的同事们说过：我们每一个人大

都是一般的人才，但人文社、《当代》杂志可以被视为当代文坛上举足轻重的“巨人”之一，伺候好这个“文学巨人”，应当是我们光荣的责任。

柳青说过，人生的成败在于关键的两三步要走好。（大意）我庆幸自己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作了正确的选择。

因而，在即将开始完全退休生活的时候，作为终身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服务的工作人员，我无怨无悔，虽然愧则有之。

所谓愧，一则指四十年来的编辑工作本来还可以少一些失误，还可以做得更好，更出色一些。二是为自己在历次以“左”为特征的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感到羞愧。谨以所谓清查“5.16”为例：在“逼供信”的压力下，我公开作了子虚乌有的“交代”；过了几个月，在“9.13”事件之后，又在主持运动的军宣队不闻不问的情况下自己解放自己——贴大字报为自己公开平反。

这种事，今天回想起来还是感到汗颜。可谁能面对人生的每一个关口都能作出美丽的选择呢！

岁月无穷，人生有限。一个人一辈子做成一两件有价值的事情就不容易了。就此而论，我的确为自己终身职业编辑的选择深感欣慰。我已经拥有美丽的选择，我自然也会拥有人生美丽的黄昏吧。我想。

1999年6月13日

目 录

一	美丽的选择（代序）
一	红柳
五	枫
八	布达拉宫散记
十五	神奇的葬礼 ——西藏天葬见闻及随想
二十八	落日情深
三十一	难忘那自信幽默的微笑
三十六	通往海螺沟冰川的路
四十二	黄金·红柳·昆仑玉
四十七	表哥
六十	五十未必知天命

九十六

——美国之旅的奇遇和思考

一二一

夕阳风采

——韦君宜素描

一四七

永生的秦牧

一七五

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

一七八

愿春天永远与我们同在

——《中华文学选刊》发刊词

一八一

《尘埃落定》编者按

一八五

《霹雳三年》编者按

后记

红 柳

初冬的黄昏，在柴达木盆地东南缘的边城格尔木，我又见到了阔别多年的老陈师傅——他是当初为进藏解放军运送过粮食的骆驼队队员，如今则是西藏交通局一个汽车队的负责人。眼前的陈师傅可真显老了，鬓发斑白，额头、眼角都刻上了深深的皱纹，古铜色的皮肤，手背上青筋暴突，像交错纠结的树藤，只有他那双闪烁发亮的眼睛，还是显得那样年轻、有神。我们坐在他那用石块和土坯垒成的小屋子里，从艰苦战斗的过去，谈到宏伟壮观的未来，任由纸烟的烟篆在斗室里缓缓地盘旋、升腾。夕阳的余晖透过小窗照射进来，陈师傅饱经风霜的脸庞绽开了亲切的微笑，指着

摆在窗台上的几块红柳根，对我说：“你问我工作之外爱干个啥？喏，这不是，俺就爱侍弄这些……”

我知道，这实在不是什么名贵的工艺品。它们只是戈壁上的红柳根，由于主人的好意和匠心，拿来在水里长久地浸泡，然后细致地剪裁，又耐心地抠掉树缝里的泥沙，便成就了这名实相副的“沙漠艺术品”。它们既朴实无华，又那样耐人寻味，各呈深浅不同的颜色：朱红、嫩黄、浅绛、赭赤……，又各具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形状。你看，那活像撒开四蹄，奋力向前的骏马；这又宛如凌空翱翔的雄鹰；那成双的牦牛，一头像是伸长了脖子悠闲自得地吃草，另一头却晃着脑袋，甩着大尾巴，活现出一副淘气的模样，而那陡峭壁立的树头，和我们熟悉的莽昆仑也太神似了，山巅上仿佛还有轻云在飘荡。……

我对红柳当然并不陌生。

记得也是这初冬的黄昏，我们跟着陈师傅他们进藏的骆驼队，穿过荒漠的戈壁，来到格尔木河边，看到河滩上那一片红柳丛和芦苇丛时，心里不知有多高兴！尽管苇叶开始枯黄，

但红柳却还是那样苍翠、挺拔，给草木罕见的荒原增添了无限的生机。呵，你这英姿飒爽、朝气蓬勃的红柳！

以后，我们用红柳的枝条搭盖过应急过冬的地窝子。这住处当然显得窄小，也有点闷气，然而总算能抵御边塞刺骨的寒风了。那时候，头上盖的是它，地上铺垫的是它，做饭、烧水靠它，冰冻彻骨的寒夜里点燃篝火的还是它——那火焰红彤彤的，忽闪忽闪地跳动着，在烟雾缭绕中，使人觉得那样温暖，那样可亲又可爱。呵，你这红心赤胆、火一样灼热的红柳！

风雪青藏线，常常有冰雪挡路，或者是荒原山沟由于化冻而成了陷车的烂泥潭。这时候，架桥垫路的还是红柳——我们满载的车辆往往就在成捆的红柳枝上冲过去！呵，你这刚强坚毅、钢筋铁骨的红柳！

入夏，红柳开花了，红艳艳的一片，像在金黄的大地上编织美丽的彩霞；花香并不浓郁，但那淡淡的清香，也足以使戈壁的建设者心醉了！我还记得，有一天，从拉萨出车归来，陈师傅手里拿了一大把红柳花高高兴兴地

插在我们的帐篷门口，就像在劳模的胸口上戴上了一朵大红花——这红花又像火种似的，呼地一下，就把我们心底的火焰点燃起来了。呵，你这色彩鲜艳、秀丽动人的红柳！

红柳呵，你在茫茫的戈壁中诞生，在边塞的风雪中成长；你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深深地扎根高原，顽强地盛开着生命之花；你以绿叶红花点缀着高原的景色，又以粗硬的枝干为建设边疆架桥、垫路、盖房；你燃尽了自己，给高原的建设者带来了热和光！

红柳呵，你的风貌和品德，真是许多边疆建设者的生动写照；而我也更清楚地知道，陈师傅他们那样喜欢你的原因了——你对大自然几乎一无所求，而你赋予人们的却是这样多，这样美……

1975年秋草于青海格尔木

1980年春定稿于北京

枫

我爱北京香山和长城八达岭的枫林，这是秋日的胜景。山势逶迤，红枫满坡，像一幅其大无朋的红绸铺展在大地上，当金风送爽，便徐徐的飘动起来。辛勤劳作的人们，观此心旷神怡，流连忘返，得到了很好的休息和鼓舞。这真是赏心悦目、振奋人心的枫。

但更使人难忘的，却是陕北安塞的枫林。这里是黄土高原的一角，群山起伏，万木竞长。晚秋时节，枫香树、青枫林、马尾松和梢林野花，错落有致地铺展在山野间，构成了绚丽多姿的奇瑰景色。晨曦中，漫山遍野的红枫和青枫树，杂错在各种颜色的林木山花之中，像跳动的火把，向四处漫延……这使人自然想

到了曾在这里烧炭献身的张思德烈士，使人想起了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著名讲话，以及他的诗句：“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这斑斓缤纷、光彩夺目的景色是那样壮丽而雄伟，仿佛是革命先烈用青春和生命绘成的画。这以红枫为主体的图画，确实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枫，是美丽的：红艳艳的枫，闪耀着青春、爱情和生命的光辉。

枫，是动人的：红彤彤的枫，象征着奋斗、牺牲和革命的胜利。

然而，枫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这样艳丽、动人么？也不尽然。举目眺望：红艳、壮美，仔细瞧瞧，不难发现一些病叶，如鲁迅所说，“有一点蛀孔，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野草·腊叶》）。一个革命者，一个伟人，乃至我们空前壮丽的革命事业，大概也和这情景相仿吧：整个地看，完美、动人；仔细地观察分析，则不免会发现一些不足之处。总之，瑕不掩瑜。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我们眼前遇到的某些困难，也毕竟是前进中的暂时困